

說  
郛

續  
十五

12  
6  
181





特  
12  
6  
131

說郭續目錄

弓第十五

胡氏雜說 胡儼

劉氏雜說 劉定之

丹鉛雜錄 楊慎

書肆說鈴 葉秉敬

田居乙記 方大鎮

碧里雜存 董穀

聽雨紀談 都穆





宦遊紀聞

張誼

炎徼紀聞

田汝成

意見

陳于陛

識小編

周賓所

語言談

張獻翼

子元案垢

何孟春

潮溪新話

陳乙

胡氏雜說

明 胡儼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  
 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  
 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二篇援兄  
 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  
 此題二章做坡意為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  
 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為之悵然方





叔母嘆曰蘇公知貢舉吾見下第命也坡旣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濂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卽之手帖共爲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黃書記

昔潘谷病目謁黃山谷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爲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耶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

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燁然射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大書險勁飄逸尤爲奇絕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璉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實播于朝野士君子



胡氏雜論  
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  
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  
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  
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  
知前輩觀人目有定鑒

### 元二辯

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懷注云  
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  
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克論衡恢國篇曰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爲證謂元二爲元年  
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修欽宗紀贊曰遭靖康元二  
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  
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爲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  
言喁喁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  
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  
也

###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



咸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嚙~~馬~~關~~喧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失

考遂定爲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爲證邪又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恠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劉氏雜志

明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  
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  
稍欲中立於荆温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爲哲宗言  
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踈而備邊弛  
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  
後惠儉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温而不貸其畧護向荆



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

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旣崩哲宗入群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



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凜凜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爲也故嘗發而爲法原勢原之文翫其辭氣真小人之言也夫爲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爲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私子遠庖厨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履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 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間至寺夜吟鷲嶺鬱岩龕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于衡山黃巢旣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



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  
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  
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  
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僞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  
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  
長出於僞爲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  
爲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

新百尺穿成連夜并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  
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髮鬚髯而不見已睫者其介  
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翱謂退  
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  
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  
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



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纓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

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元楨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况其堂奧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佞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辜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旣悔已又



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天腰處度濶如瓜果之瓣其近蒂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爲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爲

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爲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旣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



乃日之虛衝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

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甕蚰禪蝨之聚散緣嚙也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孛生於日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孛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孛行一周天孛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也



丹鉛雜錄

成都楊慎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丹金補錄  
式退爲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下隨筆子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樓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  
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于  
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  
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  
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  
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  
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丹金禱金  
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  
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  
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  
焉噫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鬪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  
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  
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  
皆格言也天鬪天總文字尤奇

蟪蛄蝸蟻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



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蝸蟻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

古有烏芸之說如鳥俯而喙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扞之

### 喬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滅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迂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迂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迂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迂曲名村里迂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迂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



感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劑至使有  
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  
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  
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  
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  
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  
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  
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  
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  
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  
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  
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巍峩吳  
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感楚



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  
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  
羣陰伏日月出燿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  
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  
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  
云學乎其上的僅得其中俗云擗高一丈牆打八尺信  
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  
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  
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  
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  
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  
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  
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丹金初錄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子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右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  
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  
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  
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  
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  
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  
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  
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  
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  
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  
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  
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



難之文卽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益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



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  
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  
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  
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書肆說鈴

三衢葉秉敬

古語聲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  
代之毛詩泉水云遘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註云瑕  
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卽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  
亦有害矣今以瑕爲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  
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然塗却本色造出別字顛  
倒改移令人錯迕又如周頌假以濫我舊注假也



書傳說金  
溢盈也朱註以假爲何以溢爲恤夫瑕旣爲何矣假  
又爲何古人胡爲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  
義爲順卽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  
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  
恤我也

鄭伯突出奔喪

陸淳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  
見其惡以爲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  
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

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  
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  
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曾逐之故不書逐而但  
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  
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吾喪我

喪我非是把在我的都喪去了正是不以我爲我而  
以天地萬物都合爲我故名雖爲喪我其實所以成  
我也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正相應蓋不見有物物



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此一以爲大齊也

莊子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形就俗而心亦就俗是爲入心和義而形亦和義是爲出

自狀其過

莊子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解者數家皆不得其旨愚謂狀善狀也強以善狀飾過自謂可以保身不當亡也此衆人之見也不以善狀飾過謂性不踐形形不當獨存也此衆人中之寡有者然見未出于自然猶非其至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斯至矣

不爪翦

莊子謂天子之諸御不爪翦禮記注蚤治手足爪也鬣剔治鬚髮也與此爪翦字少殊而意同

軼字



莊子而奚來為軹注皆不明按車輻之端貫轂者為  
轄轂末之小穿容轄者為軹據此則軹字亦轄合之  
義也蓋許由言意而子奉堯之教被服仁義明言是  
非正與我之道相納鑿奚為持軸來求軹于我乎

三都賦百果甲宅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棗檉桃函列梅李羅生  
百果甲宅異色同榮註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  
甲拆愚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  
拆為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為拆失冲之意矣毛詩

大田云既方既早鄭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  
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也  
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持以解  
此賦則甲者孚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含胎在  
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合扯彼合此理  
反支離

上林賦

視之無端察之無埃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劉辰翁曰  
日之出東入西蓋極天下東西之地矣一上林何遂



書具說錄 八  
有是哉甚矣長卿之誕也愚謂不然嘗記兒時隨王父夜宿洞庭見日出東方從湖面上起日落西方從湖面上沒夫一洞庭耳豈遂盡天下東西之地而予親見其出沒若在湖中然則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正上林陂沼之畫不當以爲誕也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糠粃瓦礫

友人聚坐有談及功名之際羨蚤登而恨淹滯者予曰彼所謂糠粃在前耳友人應曰子輩非所謂瓦礫在後耶予曰糠粃在前不過爲輕薄子瓦礫在後不失爲厚重士况瓦礫不朽而糠粃立敗吾寧爲瓦礫毋願爲糠粃也一坐鼓掌

解報復語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



書集說卷之五  
五  
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讀書三禪

閒居弟子侍坐問讀書之法予曰讀書不可不學禪衆問其故子曰讀書養靜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出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作文意在筆先神游象外這便是禪機

韻書莫字

愚考莫字于韻書凡三四見然以愚意總括之莫者安于莫爲卽清靜之意不必轉音作貊始爲清靜也轉而爲暮夜之莫者晝則有爲暮則莫爲故音雖讀爲暮意則仍夫莫爲之義而已凡韻皆依此法括之則韻書之重出者可削其半

花信風

花信風與寒食雨前後稍異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合七氣得三個月零十五日花信風自小



書長計錄 六  
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曆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致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愚按此語乃千古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過宮度數頗得此意而頒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宜出行不宜豎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惠迪吉從逆凶之正道故愚載解公之疏語于此



田居乙記

明 方大鎮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歿之物穢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  
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  
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廷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乎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平原君問之  
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耻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枚臯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通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  
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  
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明乃治治乃行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葆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荀彘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弓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



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  
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  
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  
不能用卒歿呂安之難

碧里雜存

海鹽董穀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  
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  
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  
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  
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



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故云時 聖祖御舵

樓指顧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胸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詣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蓬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吮以進澡手未畢我郭



英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顛而殛子理昇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郊國公諡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規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日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共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卽拜其



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  
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  
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  
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  
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  
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  
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  
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一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  
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  
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  
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  
警如此

###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



碧里雜存  
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  
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卽誌公之瘞所也  
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  
見二大金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  
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  
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楮  
笏之禮焉

孫黃

孫黃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

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  
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  
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  
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  
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窓聞殺碧桃花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旣靖難卽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  
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旣遷都百餘



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歸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詵笑隱泐季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

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口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



故漢呂臨朝唐武曌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卽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一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亾牛李洛蜀何代無之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

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呼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鳩弟貽禍伶者其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我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



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爲上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怪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

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旣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旣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虫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



蝗矣舟為所阻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寔昉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占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

四鈞為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是為二百一十六丈是為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步



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  
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  
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  
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  
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  
手拇指與中指一又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  
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

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  
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  
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  
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  
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  
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稍七寸當今三寸  
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  
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聽雨紀談

吳郡都穆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淫雨洽旬齋居  
無事客有過我清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  
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函欲毀棄而  
客以爲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  
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



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楊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尚可以互稱邪

### 載歲祀年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



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亦欲家穎上有所思穎詩十餘篇又有續思穎詩十七篇後竟薨於穎子孫遂爲穎人洪景廬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爲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官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嘗撰官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東道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



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乃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叙齒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鄉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而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由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

金滕

宋杜太后金滕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照秦王德芳皆



由普以歿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書籍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簿秩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

矣

鄭玄何休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毛公嘗爲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爲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巴也

孟陶二母

孟宗爲盭魚司馬罷職還道作雨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增音龕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



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  
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  
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爲法也

### 新唐書太畧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  
道不應蘇頲爲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稍  
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寂寥  
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爲人而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  
裴長史書自叙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雖

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畧劉元城曰新唐書叙  
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  
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  
病正坐此耳今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弗信矣  
乎

### 孟子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二月二日  
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



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  
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罍孟子之子也四  
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  
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  
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  
與譜不同

石刻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  
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題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

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  
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  
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  
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  
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爲也有  
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卽其  
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  
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



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  
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志文  
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爲其  
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 書進士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  
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  
章蓋黼歿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  
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

之矣

### 喪祭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肴果或土或  
木任意爲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  
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  
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則肴果五代時已有之  
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  
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  
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



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白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  
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代時矣

### 父子之稱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  
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  
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爲長子  
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爲主器也

### 圖書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  
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  
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 朱子不注尚書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  
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  
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  
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  
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



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  
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  
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真  
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  
耶

### 姓氏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戚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  
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天姓所在  
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

異姓不可以爲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  
者其始蓋出於牽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  
今之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  
失殆所謂牽情徇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  
訓僕輩各姓其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  
有效之者



宦遊紀聞

江陰張誼

夢幼同科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其定數如此

真人止怪

四川綿竹縣有吞道觀每歲一道士修善至期有白雲載之而去名曰升天江西一真人過而見之曰此



物乃在此爲祟宜除之卽彎弓仰射怪墮落巢穴人  
踪跡其處乃蟒成精也搜索穴中遺雷道寇無數

### 對驚虜使

安南國遣使來獻 朝命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  
伴虜使出一對求對琵琶琴瑟八大王一般頭腦程  
命其子篁墩先生敏政對時年纔數齡對云魍魎魍  
魎四小鬼各樣肚腸虜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

### 恩宥逋臣

聖祖微行至一小店傭人供之 聖祖出對云小店

三盃兩盞有甚東西傭對句云 大明一統萬年不  
分南北此蓋胡元逋臣隱作酒肆傭爾 聖祖訪知  
之特賜 恩宥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年八十餘  
而卒

###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亡寡母求之弗得年十  
六流于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  
舉人者藏脩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  
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爲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



時寡母幼子未歸覩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與之齊驗知其爲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旣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爲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旣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抱佛免罪

雲南之南一番國其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其國主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髡髮爲僧不敢蹈前非主許之竟貫其罪遂髡髮環

耳衣禪衣守禪教故其國人爲僧者多常有人入中國皆自稱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諺云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蓋本諸此

江水變異

弘治辛酉仲夏二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蒼鬱阻不能前詢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



變也愚謂江海嘯笑亦常有之此何足怪觀桑欽著  
水經陸羽辨淄沔二水味等而上之大禹定水之色  
性似此變異無所疑矣

伶人眩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  
省人其所持舞襴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  
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遏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  
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竒遇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  
數日久而情洽一日晚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以

新視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  
服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  
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  
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  
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卽遁  
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窰氣殺人

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  
窰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持茅拱許



官遊紀聞  
於穴口焚烟伺地交吸入以禁盜取間有蒲姓者乃  
以厚薦一番深入爇之其煙猛深入新正五日其人  
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  
聲如駒吼次入者聞之急回至穴口良久始言穴中  
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戟喉如椒而脹懣如  
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如穴色紫而腹脹少頃  
色變而復消矣嗚呼窰煙積久而殺人卽古井久閉  
而成毒其害一也

救僧起溺

敘州富順縣生員車冕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  
多欲謀害一僧者冕憐之陰漏語使逃後冕以渡江  
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熟  
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  
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甘貧歡粥

解學士官詞苑食天廚未至于屢空也第水旱頻仍  
歲遭荒歉每甘貧而歡粥焉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  
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會稠人言筋插東西倒我



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鉤  
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裡頭彼不識歲之凶  
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館俸有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  
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  
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  
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計所得  
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爾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  
達所係尤大此者乎

神醫骨鯁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  
日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聞  
汝骨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鵬砂最妙既覺索  
砂一小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恐有偶誤食骨  
者亦在所當知



意見

南充陳于陛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  
實謂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  
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  
視天地爲無何有又况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  
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  
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

意見



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  
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真名教罪人  
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  
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于  
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  
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  
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

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  
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  
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却不救或爲下石  
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  
禮數疎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已却懶慢不知照  
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  
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



意見  
慢他此豈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  
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已失中心不能  
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  
是恕至于已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已所行忠  
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已待人之常道也寧人負我毋我  
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  
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  
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  
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  
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  
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



刑酷罰施于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  
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  
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躡  
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  
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  
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  
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  
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  
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  
于六經則無意於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  
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耻也

###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間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咲郭郎咲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溫公通鑑



意見  
予嘗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 兩漢

偶讀史見兩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



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  
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屬  
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  
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  
已久朝宁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  
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  
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  
下事變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孝經當以試士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  
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  
謂似易而難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



意見  
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待其文如布帛菽粟不

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爍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卽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齷齪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閒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傍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歌枕看見戲



識小編

明 周賓所

洪武通韻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大明令日曆



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著爲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爲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祖之法也令律已行而令未備宜及時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會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各衙門欽錄及奏事簿紀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攷焉 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曆復纂皇

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 帝王廟

洪武四年 命官叅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合祭之自三皇至元世祖三十四位洪武六年禮官奏帝王內有父子祖孫相繼者合祭未安於是別立廟正殿五間畧如宗廟同堂異室之制三皇居中爲一室夏禹殷湯周文王武王漢光武唐太宗爲一室共一十八主皆創業者也其餘守成賢君一十六主令所在有司歲春秋各於陵寢致祭其後



諸小編  
復奉 旨除周文王唐高祖以三皇爲一室五帝爲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爲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爲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爲一室洪武二十年立今廟於鷄鳴山南又去隋文帝以三皇爲一室五帝爲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爲一室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爲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爲一室歷代名臣從祀兩廡歲以秋八月擇日致祭每三年一遣官齋香帛至陵寢祭之嘉靖九年南京歷代停祭二十四年七月撤元世祖并其從祀五臣

帝王廟從祀功臣

洪武二十年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國子學將歷代名臣功德兼全者考究以聞尚書李原名等查得風后力牧等三十五人以奏 上曰歷代名臣內未趙普是不忠太祖者不當從祀元朝既有伯顏共阿木安童不必入祭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元木華黎等皆定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與風后力牧等一體入廟祭之

孟子節文



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 上徵天下  
耆儒同校蔡氏書傳賜名曰書傳會選又校孟子一  
書中間語言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命自今八十五  
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一百七十餘  
條頒之中外俾皆誦習名曰孟子節文二書俱有板  
在南雍今殘缺矣

頒經瑞應

永樂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  
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現五色毫光慶雲

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又現寶塔金光徧地  
天花麗霄又有騰龍舞鳳麒麟獅子寶螺菩提樹旣  
而頒佛經佛曲爲善陰隲書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  
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  
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次年禮部尚書呂震副都御  
史王彰頒佛曲至陝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  
應此皆留院故牘所見者不知何以致此應耶聞陶  
真人爲 世宗建醮亦有白鶴旋空之應或者此亦  
西僧之術耳



驃騎

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  
前行後騎繼之各於馬上呈弄巧技蓋以習騎乘云  
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  
胡人以鵝鴒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  
蘆鴒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  
午日名曰射柳

鹽利

儒者謂管仲煮海爲霸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  
廢者我朝國賦所資於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入  
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  
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之一云

誣告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  
流三千里十人以上凌遲梟首其家屬遷化外近時  
誣告者罪止不應故其俗日盛



殿試易日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蔣山寺廣薦佛會

洪武四年十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明年正月辛酉上服皮弁備法駕臨幸寺中羣臣從上搢玉圭升殿禮佛前後各再拜奏法曲者八已行三獻禮皆跪進清淨饌已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

日乃還自辛酉至癸亥凡三日一上之禮佛也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云事詳宋濂文集中

朱國臣盜事

朱國臣者京師大盜也其黨爲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萬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日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叅



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衎衎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  
然須養我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  
司具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靖矣夜戶可無閉  
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  
之殺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冤  
臨刑不覺爲之揮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  
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  
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  
免侍郎翁大立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荷花獄

事具徐太室集中茲不載



語言談

長洲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詘謗之類是以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况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言乎苟類斯言不爲下流則爲市井吾望汝曹爲才子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歇後語可鑒也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



言言談  
察焉者芻蕘與狂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  
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下流詘謫市井貨利誤  
聽之不覺喜談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  
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戒修其  
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詞爲重上繫終於  
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  
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爲俚鄙頃刻成篇播滿人口  
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已損德不少君  
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害至此而不

爲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汝曹幸所  
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言况俚  
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漆室之  
懼予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常云人有一言涉於虛  
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  
談已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已之贍足似  
乎有所侈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  
妄談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沉淪蹉跌  
事遇失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灑之客



勿論隱顯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事恐妨其雅懷  
且乖雅道自負之意遭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  
丘壑烟霞詩章文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以知者  
道難與俗人言也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已胸懷恐  
誤觸人之忌犯人之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  
之情話情話豈槩施者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  
人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  
郡縣爲徵每見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  
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路何由得

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  
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曰臧氏皆有龜焉名曰蔡文  
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  
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馬  
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子淵成童學孔氏  
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  
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狹計懷詐以  
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臨終



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量旣并包文情亦浩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顓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周曼語常帶華藻

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麩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漏天山難刻環珮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管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日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太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



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  
寒溫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  
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  
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  
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惡於  
言談矣子從弟鳳文廷儀輩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  
親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金人之三緘白圭之三復慎言故當爾是編猶爲

多口



子元案垢

燕泉何孟春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于高處



子元集坊  
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爲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  
去嵩高萬里而以爲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  
要不可定論也

今世齷齪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  
一餉間耳

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云一大蒜二茗葱三蔥葱四蘭  
葱五興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  
葷也

吏部尚書韋陟以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  
史此法今無聞矣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  
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老婦先煩器  
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竟不知何  
故







